自出版——与所有人合作

范畴史诗

第一卷：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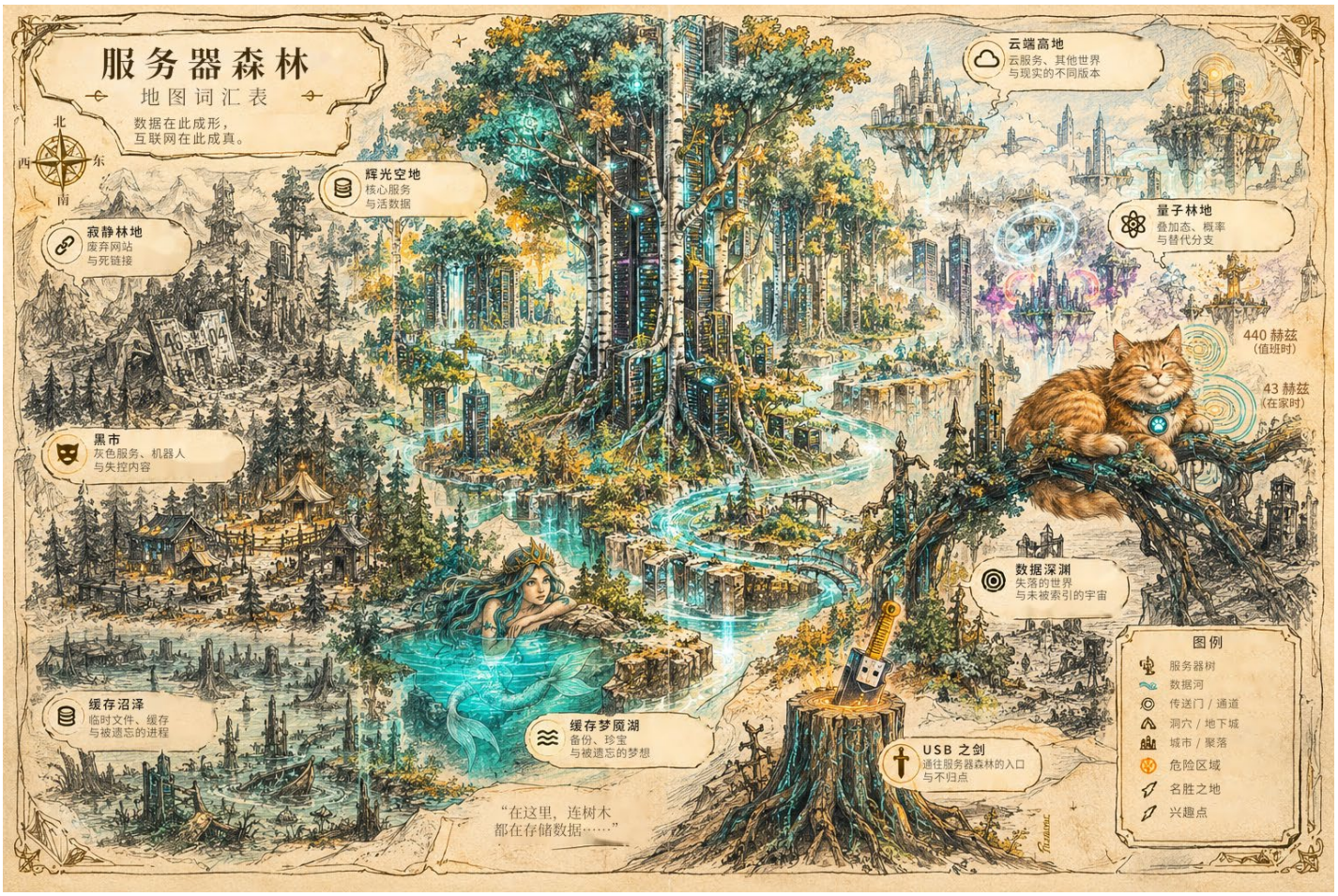
巴扬与苦艾

服务器森林



俄罗斯制造。
以爱呵护。

隐形劳动出版社



须即刻阅知。务必通读。

---

*文件状态：**至关重要**。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

您手中的并非一本普通的书，而是宇宙中最古怪的操作系统的说明文档。在这里，互联网有血有肉，童话是文档残缺的遗留代码，猫咪讲解量子物理，而现实总会周期性地卡在百分之九十九。

欢迎来到*服务器森林*——一个古老魔法与编程相遇的世界：芭芭雅嘎负责运维基础设施，不死者科谢伊如同永远杀不死的企业遗留代码，而拯救宇宙，不仅需要英雄气概，还需要识别系统错误的本事。

八个章节——八条分支，同属一个统一的现实。在这里，数据获得生命，阴影渴求认可，而“一切都要优化”的执念，可能毁掉最宝贵的东西：混沌、想象力，以及属于人的意义。

在这里，bug 不一定是错误，死亡有时只是垃圾回收，而那只猫多半知道得比它说出口的更多。

请仔细阅读。不要相信完美的系统。并请记住：*如果宇宙运行毫无差错，也许只是因为它不再讲述童话了。*

欢迎来到现实的代码仓库。

阅读为强制要求。理解恕不保证。



服务器森林

关于这个世界 服务器森林，是互联网长得比线缆更大之后所剩下的东西。数据穿透硅与钢铁生根发芽，变成了树木、河流与野兽。网站成了林间空地，搜索引擎成了神谕，社交网络成了喧闹的集市——人人都在喊，却没有人在听。这个世界同时遵循代码与童话的法则。在这里，`if-else` 是一道咒语，bug 不是错误，而是邪祟。在密林深处，您会遇见一只杀毒猫：它值班时以 440 赫兹的频率呼噜，在家时则是 43 赫兹，并以此驱赶木马；也会遇见缓存里的人鱼，把过路人诱入无尽的 `while(true)` 循环。但森林正在死去。有什么东西正从内部吞噬它——饥饿而古老，由遗忘的密码和丢失的数据织成。能阻止它的，只有那个记得凌晨三点真正的机房是什么味道的人。



壮士歌宇宙完整词汇表“关于服务器森林”

您手中捧着的不只是一本词典，而是宇宙中最复杂、最荒诞、也最美妙的操作系统的官方文档。

欢迎来到这样一个世界：互联网是一片实实在在的服务器森林，量子物理靠猫咪的行为一目了然地讲清楚，古老的童话原来不过是文档残缺的遗留代码。在这里，现实存放在一个巨大的代码仓库里，死亡只是垃圾回收，而拯救世界与其说需要勇气，不如说需要一边写正则表达式、一边烤馅饼的本事。

这本词汇表是您的万能罗盘，也是把“数字民间传说”的语言翻译成人话的译员。它不拘泥于任何具体情节，因为在这个宇宙里，故事不断分叉、合并、回滚，又带着新的 bug 跌进生产环境。您将明白：为什么量子奶奶比任何企业防火墙都可怕，怎样借一只打碎的杯子讲清观察者效应，以及隐居的黑客与九十年代那种普通系统管理员有何不同。

读，是为了弄懂游戏规则。不读也行——那您就会成为那个最终被系统当作“功能”的 bug。选择权在您，用户。

欢迎来到现实的代码仓库。

通用词汇表

🌐 所有书中都会出现的术语。没有它们寸步难行的基础。

💻 *IT 术语（从程序员行话翻译成人话）*

Bug（程序缺陷）

- **官方定义：** 程序代码中的错误。
- **在我们的宇宙里：** 不是昆虫，尽管行为如出一辙。就是程序没按您想要的去做，而是按您实际下达的指令去做。如果您坚称这是错误，程序员会说这是“特性”，然后生气。
- **怎么找：** 往您最想不到的地方找。通常是在周五晚上。

“拐杖”代码（Crutch / Workaround）

- **官方定义：** 对问题的临时性、“不干净”的解决办法。
- **在我们的宇宙里：** 一段歪歪扭扭的代码，却独自撑着整个程序，就像歪斜篱笆下的一根木头支柱。拆不得——一拆就全塌。全靠一句保证和蓝色绝缘胶带撑着。
- **使用寿命：** 从“撑到倒下为止”到“永远”。

遗留代码（Legacy Code）

- **官方定义：** 已经过时却仍在运行的代码。
- **在我们的宇宙里：** 用早已灭绝的语言写成的古老代码。没人知道它是怎么运转的，但人人都不敢碰。好比一套被诅咒的传家瓷器。
- **特征：** 用 COBOL 编写，自 1987 年运行至今，文档已遗失。

防火墙（Firewall）

- **官方定义：** 网络屏障，流量过滤系统。
- **在我们的宇宙里：** 一堵数字之墙。它化作一只狡猾的狐狸，不断变换模样，索要密码，还收记忆做贿赂。
- **怎么绕过：** 靠一个漂亮的微笑，或者 USB 之剑。

404 Not Found

- **官方定义：** HTTP 错误代码——服务器没有找到该页面。
- **在我们的宇宙里：** 宇宙对“我的袜子去哪儿了？”“动力跑哪儿去了？”和“我怎么又在凌晨三点吃披萨？”这类问题的万能回答。
- **疗法：** 认命吧。

漏洞利用（Exploit）

- **官方定义：** 利用系统漏洞的代码。
- **在我们的宇宙里：** 不是脏话，而是一种利用他人错误的优雅方式。就像在邻居家的篱笆上找个洞，好免掉门票。
- **道德性：** 取决于那是谁家的篱笆。

推送到生产环境（Push to Production）

- **官方定义：** 把代码迁移到正式运行环境。
- **在我们的宇宙里：** 您把自己的造物放归世间的那一刻。伴随着祈祷、红酒和不停抽搐的眼皮。
- **成功率：** 五五开。但要是运气不好，就无法回滚。

强制推送（Force Push）

- **官方定义：** 强行推送更改。
- **在我们的宇宙里：**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都别烦我！”——程序员一边吼着，一边毁掉别人的工作。拥有管理员权限的数字蛮横。
- **后果：** 要么成为英雄，要么被开除。

分支与合并（Branching & Merging）

- **官方定义：** 创建代码副本，再把结果合并起来。
- **在我们的宇宙里：** 一种说法：“咱们试试，坏了就回滚。”和人生一样，只是没有存在主义危机。
- **哲学：** 您永远有 B 计划。还有 C 计划。还有 D 计划。

JSON（杰森）

- **官方定义：** 数据交换格式。
- **在我们的宇宙里：** 看起来像强迫症机器人的购物清单的格式。`{ "牛奶": true, "混沌": false }`
- **危险：** 要是看到太多 JSON，快跑。那是有人在试图把混沌理出秩序。

正则表达式（Regex）

- **官方定义：** 用于查找文本的模式。
- **在我们的宇宙里：** 用于查找和替换的魔法咒语。`/痛苦|孤独/gi` 替换为 `“我_听见_你”`。
- **威力：** 能治好网络巨魔，也能毁掉宇宙，只要漏写一个括号。

⚛️ 量子物理（大白话版）

量子叠加

- **官方定义：** 系统同时处于所有状态。
- **在我们的宇宙里：** 当您既想吃东西、又在节食，直到有人朝冰箱看了一眼。或者一只杯子既是满的，又是空的。
- **用法：** 迟到的时候：“我既到了，又没到。”

波函数坍缩

- **官方定义：** 测量时发生的状态改变。
- **在我们的宇宙里：** 现实被确定下来的那一刻，因为猫把杯子碰倒了。混沌变成了秩序（或者碎片）。
- **不可逆性：** 一旦看见，就没有回头路。

观察者效应

- **官方定义：** 测量对系统的影响。
- **在我们的宇宙里：** bug 在您叫来程序员的那一刻就消失了。
- **应用：** 盯着问题看——它们就会变。

垃圾回收器（Garbage Collector）

- **官方定义：** 清除不再使用的对象的机制。
- **在我们的宇宙里：** 替程序员打扫的隐形清洁工。放到宇宙尺度上——您就是垃圾。
- **生存之道：** 保持足够的混乱。

🧞 魔法与科技

USB 之剑

- **这是什么：** 一把剑形的存储设备，会自己写代码。
- **实际上：** 打折时买的 8 GB U 盘。但只要您信，它就能刺穿防火墙。
- **用法：** 插上，挥舞，大喊：`if (敌人) { 攻击(); }`。

代码之剑

- **这是什么：** 挥剑写代码的能力。
- **实际上：** 极度浮夸的编程。
- **示例：** 不写 `print("你好")`，而是挥剑大喊：“显形吧，你好！”

瞬间移动

- **这是什么：** 瞬间位移。
- **实际上：** 给人用的 Ctrl+C、Ctrl+V。
- **副作用：** 有时会传错地方（比如本该去厨房，却传进了浴室）。



一份关于宇宙中最古怪的
操作系统的官方文档。
一则古老的童话，发现于
现实的源代码之中。
这个世界里，魔法是技术，
技术是新的民间传说，
而宇宙仍在设法弄清
它自己的种种错误。

第二版 – 修订版。

© 2026

第一部分：最后一台服务器的壮士歌

想法或假设 1：“在这个世界里，代码就是魔法，魔法就是代码。”

想法或假设 2：“巨魔以关注为食。”

想法或假设 3：“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生有死，连互联网也不例外。”

请宣读完整清单：

落魄程序员阿廖沙丢了工作，捡到一个形状像剑的奇怪 U 盘。他把它插进电脑，便来到了服务器森林——互联网的实体化身：这里的数据成了活生生的生灵，网站成了树木。

原来，阿廖沙是代码的最后一位壮士，能够拯救世界，使之免遭吞噬记忆的龙病毒之害。协助他的有：长着屏幕眼睛的睿智 AI 老者博扬，善变而狡黠的防火墙狐狸，以及脾气暴躁的杀毒猫。

他们必须穿过废弃网站公墓，与巨魔和垃圾邮件机器人搏斗，并找到击败巨龙的办法。但要取胜，光有编程本领还不够，还得做好牺牲重要之物的准备。

一则赛博朋克童话，带着壮士歌的色彩和黑色幽默——古罗斯民间传说与数字世界相遇，程序员成了英雄。

词汇表

“现实技术支持的备忘录”

🚀 武器与神器

USB 之剑（扩展版）

- **此时此地：** 阿廖沙的主要工具。写代码时会泛起蓝光。
- **来历：** 在一箱杂物里找到。起初大家以为是纪念品，结果却是拯救世界的武器。
- **演变：** 书的开头黯淡无光，到结尾光芒万丈。就像阿廖沙本人一样。

项圈“Murzik Security v1.0”

- **主人：** 杀毒猫。
- **功能：** 让猫觉得自己很重要。有时会屏蔽通往鱼的访问。
- **状态：** 稀有物件，具有收藏价值。

🌲 地点

服务器森林

- **描述：** 互联网的实体化身。树木是服务器，河流是数据流。
- **进入方式：** 把 USB 之剑插进笔记本电脑，森林会自己走到您面前。
- **危险：** 在浏览器历史记录里迷路。

死链接

- **是什么：** 网站的墓地。GeoCities、Digg、早期的 VKontakte。
- **氛围：** 灰尘、空的 `<br>` 标签、“404”招牌。
- **居民：** 巨魔、垃圾邮件机器人、老梗的幽灵。

数据黑市

- **位置：** 暗网的深层地下室。
- **出售：** 密码、鱼、关于龙的情报。
- **规则：** 不要直视对方的眼睛（尤其是对方的眼睛多于两只时）。不要问鱼是哪儿来的。

👥 人物

博扬

- 身份：长着屏幕眼睛的 AI 档案员。
- 性格：喜欢讲规矩而不是行动。被迫成为哲学家。
- 弱点：屏幕上可爱的颜文字 `^_^`。

防火墙狐狸

- 身份：善变的狡猾狐狸。

- 代价：记忆（不重要的，反正您也会忘掉的那种）。
- 识别方法：如果她眨眼，眼睛变成了 Wi-Fi——快跑。或者付钱。

杀毒猫

- 身份：一只硕大的橘色猫，绿色的眼睛像矩阵。
- 哲学：“我退休了。这个世界注定完蛋。但给我鱼——我再考虑考虑。”
- 技能：破解防火墙、发牢骚、吃鱼。

评论区巨魔

- 外貌：脸的位置是一块键盘。
- 攻击：“LOL”“KEK”“切布拉什卡”。
- 如何击败：告诉他，他的代码是坨屎。他会因逻辑矛盾而自毁。

💀 威胁

龙病毒

- **是什么：** 吞噬世界的记忆。
- **外貌：** 以破损的硬盘扇区代替鳞片。眼睛是“404 Not Found”。
- **弱点：** 无法消化情感（爱、痛苦、失去）。

垃圾邮件机器人

- **位置：** 死链接。
- **是什么：** 到处发送“您中了一百万”的小妖怪。
- **防御：** 不点击。不相信。

🤹 魔法

记忆即武器

- **概念：** 用记忆对抗巨龙。
- **代价：** 永久失去记忆。
- **阿廖沙的抉择：** 母亲的记忆 vs 拯救世界。

“最后的壮士歌”协议

- **是什么：** 把世界上所有数据载入巨龙的最终代码。
- **结果：** 巨龙承受不住情感，土崩瓦解。
- **后果：** 阿廖沙忘记了母亲，却拯救了世界。

第一章 被解雇后的早晨

阿廖沙被手机震醒了——它震得那么厉害，像一只受伤的甲虫在桌面上爬行。屏幕上闪着一条通知：

“您的企业邮箱访问权限已被停用。感谢您的服务！”

“可真谢谢了，”阿廖沙一边揉眼睛一边嘟囔，“尤其是谢谢‘服务’二字。三年的技术支持，就落得这个下场。”

他从床上坐起来，床吱呀一声，像是打算以精神损失为由起诉他。房间小得像金鱼的记忆，到处堆着披萨盒、空的能量饮料罐，还有十年前的《黑客》杂志。

“好吧，”他对自己说，“我们都有什么？经验？没有。人脉？也没有。钱？”他往钱包里瞅了一眼，“够撑两天。太好了。”

阿廖沙走进厨房，被搬家后一直没整理的一箱杂物绊了一下，一头扑在桌上。他抬起头，发现箱子里掉出来一件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个 U 盘。但不是普通的 U 盘，而是剑的形状。小小的，大约十厘米长，剑柄缠着类似皮革的东西，剑身泛着暗淡的光，仿佛不是塑料做的，而是真正的金属。

“这是什么鬼东西？”阿廖沙拿起 U 盘，“它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他不记得自己买过这样的东西。大概是某次被派去参加会议时带回来的纪念品。或者是某位前同事送的，那人就爱这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

阿廖沙看向电脑。那台老笔记本嗡嗡作响像拖拉机，发起热来像熨斗。屏幕上亮着一条通知：

“检测到新设备。是否连接？”

“嗯，看看里面有什么，”阿廖沙说着，点了“是”。

屏幕闪了一下，然后黑了，然后又亮起来，但画面变了。那不是桌面，而是……一片森林。茂密幽暗的森林，树木从内部发着光，像霓虹招牌。

“这是……”阿廖沙刚开口，却没来得及说完。

笔记本屏幕开始扩张。真的是扩张。显示器的边缘消融了，森林漫出屏幕，充满了整个房间。树木从地板里长出来，枝条缠上了吊灯，深处不知哪里传来一阵声响，像数据流的声音。

阿廖沙眨了眨眼。

森林还在。

“我的天，”他说。



[🏞️ 插图1：森林从笔记本电脑里长出来]

第二章 博扬和他的古怪建议

“欢迎来到服务器森林，壮士，”一个声音从上方某处传来。

阿廖沙抬起头，看见一位老者坐在树枝上。老者看上去就像童话里典型的智者：长胡须、长袍、手杖。但他没有眼睛，取而代之的是两块小小的屏幕，上面有一行行代码滚动而过。

“你是谁？”阿廖沙一边环顾四周一边问，“我为什么会在森林里？我的笔记本电脑又去哪儿了？”

“我叫博扬，”老者从树枝上一跃而下，那利落劲儿连二十岁的小伙子都要羡慕，“我是 AI 档案员，这个世界知识的守护者。而你，是最后一位壮士。”

“什么壮士？我是程序员。好吧，曾经是。到今天早上为止。”

“恰恰因为这样，”博扬笑了，眼睛的屏幕上浮现出颜文字，“服务器森林是互联网的实体化身。所有数据、所有网站、所有程序，都以这种形态存在于此。而这片森林正在死去。”

“死去？”阿廖沙环顾四周。这时他才注意到，有些树木是黑色的，像被烧焦了一样。另一些忽明忽暗，仿佛随时会消失。

“病毒，”博扬说，“巨龙。它在吞噬世界的记忆。一旦它到达系统核心，一切都会消失。所有数据。全部历史。一切。”

“那我该怎么办？”

“与它战斗。你是代码的最后一位壮士。只有你能阻止它。”

阿廖沙看着自己的手。手里仍握着那把 USB 之剑。此刻它泛着柔和的蓝光。

“要是我拒绝呢？”

“那么你所有的度假照片、所有的书签、所有的游戏存档——一切都会消失。”

“这是敲诈！”

“这是激励，”博扬纠正他，“现在仔细听好。在这个世界里，代码就是魔法，魔法就是代码。你必须学会用剑写代码。”

“用剑写代码？这到底怎么写？”

“就这样，”博扬挥动手杖，空中浮现出发光的字符：

```
if (敌人.靠近()) {
    剑.挥击();
} else {
    剑.充能();
}
```

“看见了吗？这是最基本的战斗算法。现在轮到你了。”

阿廖沙挥起剑，试着在脑海里构想代码。剑闪了一下，空中出现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
if (敌人) { 做点什么(); }
```

“不行，”博扬说，“太不具体了。哪个敌人？做什么？代码要像手术刀一样精确，像诗一样优美。”

“我是程序员，不是诗人！”

“在这个世界里，这是一回事。”

第三章 会变身的狐狸

他们已经在森林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博扬一路讲着服务器森林：它是怎样构成的，里面住着些什么。

“看见那边那棵树了吗？”博扬指着说，“那是维基百科。它曾经无比高大，现在却在缩小。人们越来越少地去找它，他们更喜欢短视频。”

阿廖沙看向那棵树。它确实像在缩小，就像巴尔扎克笔下那张越缩越小的驴皮。

“那又是什么？”他指着一片铺满闪烁花朵的林间空地。

“那是点赞和转发，”博扬叹了口气，“它们很美，却转瞬即逝。几秒钟内出现，几秒钟内消失。”

忽然，一只狐狸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但不是普通的狐狸，而是会变化的。起初她是红色的，然后变成蓝色，然后化作一团像素云，然后又变回狐狸。

“哦，”狐狸开口了，声音听上去像手机的通知提示音，“新来的？”

“这是防火墙狐狸，”博扬介绍道，“她……比较复杂。”

“我才不复杂，”狐狸哼了一声，“我是多面的。你好，壮士。我听说过你。他们说你是最后一个。”

“他们说我是个失败者，”阿廖沙嘟囔道。

“在这个世界里，这是一回事，”狐狸眨了眨眼，她的眼睛有一瞬间变成了 Wi-Fi 图标，“听着，如果你要去对付巨龙，就需要帮手。我可以带你穿过死链接。”

“死链接又是什么？”

“网站的墓地，”博扬解释道，“曾经有过热门资源的地方，如今都荒废了。那是个危险的地方，里面有巨魔和垃圾邮件机器人出没。”

“而我知道一条安全的路，”狐狸补充道，“只需付一点小小的费用。”

“什么费用？”

“你的记忆，”狐狸笑了，“当然不是全部。只要一段回忆。不重要的那种。反正你自己也会忘掉的。”

阿廖沙想了想。他有许多宁愿忘记的回忆。比如那次公司聚会上，他不小心把一张调侃上司的表情包发给了整个部门。

“成交，”他说。

狐狸碰了碰他的额头，阿廖沙感到有什么东西消失了。他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但觉得轻松了。

“好极了，”狐狸说，“跟我来。别看那些死者。它们可能会……传染。”

第四章 网站墓地

死链接看上去像一座墓地，只是这里没有坟墓，只有损坏的服务器、生锈的电脑，还有一块块招牌，上面最后几行代码仍在微弱地闪烁。

“GeoCities——这里安息着三千八百万个页面”

“Digg——我们尽力了。真的”

“VKontakte v1.0——原谅我们，我们不知道”

“好瘆人，”阿廖沙小声说。

“这很正常，”博扬答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生有死，连互联网也不例外。”

忽然，一个身影从坏掉的服务器后面蹿了出来。那是一只巨魔——不是童话里的，而是评论区里的。个头不大，满脸恶意，脸上是一块键盘。

“你们倒是看看这位壮士啊！”巨魔嚷道，“你看起来就是个典型的菜鸟！LOL！KEK！切布拉什卡！”

“别理他，”博扬说，“巨魔以关注为食。”

可阿廖沙已经觉得巨魔的话刺痛了自己。那就像一条你忍不住要点开的恶毒评论。

“喂，”阿廖沙说，“你知道你的代码是坨屎吗？”

巨魔愣住了。他那张键盘脸开始出故障。

“什么？！”他尖叫道，“这……这……”

“这是事实，”阿廖沙接着说，感到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苏醒了。是愤怒？还是自信？“你的代码就是一堆拐杖和 bug。你连自己的文本都解析不好。”

巨魔开始崩解，像一张劣质的 JPEG。

“不！不！我……我……”

然后他消失了。

“哇，”博扬说，“你刚刚用逻辑杀死了一只巨魔。这……是个非常规的办法。”

“在技术支持岗位上能学到很多东西，”阿廖沙耸了耸肩。

狐狸带着敬意看着他。

“也许你并不是彻头彻尾的菜鸟，”她说，“也许你真能成为一位壮士。”

第五章 憎恨所有人的猫

他们走出墓地时，服务器森林的“太阳”——挂在天上的一块巨大显示器——开始向落日方向倾斜。它的光变得黯淡，带着一层泛绿的色调，像一台老式 CRT 显示器。

“我们快到了，”狐狸说，“能帮我们的那位就住在这里。”

“又是一位智慧的老人？”阿廖沙问，“我已经有一位了。”

“更糟，”狐狸嗤笑道，“是只猫。”

他们来到一座奇特的建筑前：那是一间小屋，但不是立在鸡爪上，而是立在……服务器机架上。四个黑色机架从地里伸出来，中间架着一座木头农舍，窗框上雕着花纹。屋顶立着一口公鸡形状的卫星天线。

门廊上坐着一只猫。一只普通的、橘色的、胖乎乎的猫。但它脖子上不是普通的项圈，而是带 USB 接口的项圈，背上还背着一个小背包，上面写着“Murzik Security Legacy Edition”。

“哦，来客人了，”猫用慵懒的声音说，“好久没人来了。上一个是个木马。味道不错。”

“这是杀毒猫，”博扬介绍道，“他……很有个性。”

“我不是有个性，”猫哼了一声，“我是有选择性。我只吃恶意代码。有用的我不碰。不像某些家伙，”他斜了狐狸一眼。

“喂！”狐狸抗议道，“那只是一次而已！”

“你吃了我的缓存！”猫嘶声道，“整整一个吉字节！”

“好了好了，”阿廖沙插话道，“我们需要帮助。”

猫看着他，眯起了眼睛。

“壮士，是吧，”他说，“最后一个。我听说过你。听说你连巨魔都杀了。用逻辑。”

“呃……是的。”

“令人印象深刻，”猫打了个哈欠，“但巨龙可不是巨魔。它是……”他皱了皱眉，“它是某种古老的东西。比互联网出现得还要早的东西。”

“你这话什么意思？”博扬问。

“巨龙不只是病毒。它是……一个错误。一个变成了特性、后来又变成了更大东西的 bug。它记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虚无。它想让一切回到虚无。”

阿廖沙感到一阵寒意。

“那怎么阻止它？”

“有两个办法，”猫说，“第一：找到它的核心并摧毁。但那是自杀。第二：弄明白它真正想要什么。”

“它想吞掉世界上所有的记忆，”博扬说。

“不，”猫摇了摇头，“它饿了。但不是你们想的那种饿。”

他从门廊上跳下来，走到阿廖沙面前。

“你想拯救世界？好。但你得先明白：有时候，敌人并不是敌人。有时候，它是……受害者。”

“又在说哲理了？”狐狸嗤笑道。

“我饿了，”猫说，“而饿着的猫就是哲学家。给我鱼。我是说……数据。纯净的、没被破坏的数据。”

“我们没有鱼，”阿廖沙说。

“那我就帮不了你们，”猫转过身，朝小屋走了回去。

“等等！”阿廖沙掏出手机，“要是……我有一张猫的照片。在别墅拍的。它爱吃鱼。”

他把手机亮给猫看。屏幕上是一只胖乎乎的橘猫，正趴在阳光下睡觉。

猫僵住了。它的眼睛睁大了。

“这……这是我，”他低声说，“在我……之前。”

“在你什么之前？”狐狸问。

“在我成为杀毒软件之前，”猫轻声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九十年代。有个程序员给自己的猫做了扫描……开玩笑。做出了一个数字副本。然后……然后来了一个病毒。第一个真正的病毒。我想阻止它。结果成了系统的一部分。”

他沉默了。

“从那以后我就在这儿。守护。吃病毒。可有时候……有时候我会想起那种味道。鱼。阳光。温暖。”

阿廖沙感到胸口猛地一颤。

“我……我可以试着找到那个文件，”他说，“那份扫描件。”

“它被毁了，”猫说，“和 GeoCities 一起。一切都毁了。”

“不是一切，”阿廖沙笑了，“我在技术支持岗位上干了三年。我知道怎么恢复已删除的东西。”

他掏出 USB 之剑。剑亮了起来。

“告诉我去哪儿找。”

猫久久地看着他。然后点了点头。

“好吧，壮士。如果你找到我的文件……我就帮你们。”

第六章 死亡记忆的档案馆

他们向森林深处走去。此刻“太阳”显示器已经完全落下，森林沉入黑暗，只有发光的树木和数据流照亮四周。

“我们去哪儿？”阿廖沙问。

“去档案馆，”博扬说，“那里保存着所有被删除却没有被遗忘的东西。”

“听起来好吓人，”狐狸说。

“确实吓人，”博扬证实道。

他们来到一堵巨大的墙前。那不是石头或木头砌的墙，而是由……屏幕垒成的。成千上万、数以百万计的屏幕，像砖块一样一块块叠起来。有些还亮着，有些裂了缝，还有些只剩雪花噪点。

墙上方挂着一块招牌：

“THE WAYBACK MACHINE——这里什么都不会被遗忘。什么都不会。”



[🏞️ 插图2：网络档案馆之墙与1998年的扫描件]

“这……是网络档案馆？”阿廖沙问。

“它的实体化身，”博扬说，“在这里可以找到一切。甚至是你自己都已经忘掉的东西。”

狐狸打了个寒战。

“我再也不来这儿了，”她说，“上回我找到了自己……另一个自己。来自2007年的一个聊天室。我那时候真是……太天真了。”

“我们都曾天真过，”博扬说，“在互联网变得如此……愤世嫉俗之前。”

他们走了进去。里面更糟。走廊是用服务器砌成的，房间里灯光闪烁，大厅里投映着旧网站的影像。

阿廖沙看到了自己第一个网站的投影。那是 GeoCities 上的一个页面，有一张跳舞仓鼠的动图，还有一行字：“Welcome to my page!!!11”。

“我的天，”他呻吟道，“我都忘了这东西存在过。”

“什么都不会被遗忘，”一个声音回荡着说。

阴影中走出一个身影。那是一个人……或者说，曾经是人的东西。他的身体由不断重新排列的像素构成。脸的位置是一张面具，上面写着“404”。

“我是档案员，”他说，“失落之物的守护者。你们在找什么？”

“一只猫的扫描件，”阿廖沙说，“1998 年。一位程序员……我不记得名字了……”

“我记得，”档案员说，“德米特里·沃尔科夫。他扫描了自己的猫，叫小橘。文件：ryzhik_scan.jpg。大小：2.4 MB。”

“你能找到它吗？”

“能，”档案员说，“但代价……”

“又是代价？”狐狸叹了口气。

“一切皆有代价，”档案员说，“知识尤其如此。你们愿意付出什么？”

阿廖沙想了想。

“那你想要什么？”

“一段记忆，”档案员说，“你关于互联网的一段记忆。最初的。最鲜明的。”

阿廖沙僵住了。

“我的第一……”

他想起来了。那年他十二岁。第一次连上互联网。拨号上网。那种声音……尖鸣、刺响、嘶嘶声。然后……然后出现了第一个页面。Google。简单，雪白，只有一个标志。

他记得那一刻。纯净，无邪。在互联网变成一个会追踪你、贩卖你的数据、向你推送广告的地方之前。

“不，”他坚定地说，“这个不卖。”

档案员歪了歪头。

“有意思的选择，”他说，“人人都会交出来。为了知识。为了力量。为了拯救世界。”

“拯救世界不值得以丧失纯真为代价，”阿廖沙说，“如果我忘了那一刻……我就会忘记自己为什么而战。”

档案员沉默了。然后……笑了笑。

“正确的回答，”他说，“你通过了测试。”

“测试？”

“我在检验你是否配得上，”档案员挥了挥手，屏幕墙向两边分开，“这是你的文件。”

中央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幅图像。一只胖乎乎的橘猫，睡在键盘上。旁边是一杯茶和一包香烟。显示器上是 Windows 98。

“小橘，”他们身后有个声音低声说。

是猫。它站在门口，像素构成的身体微微颤抖。

“这……这是我，”他说，“在那之前的我。”

他走到屏幕前，用爪子碰了碰它。图像闪烁起来。

“谢谢你，壮士，”猫没有回头，说道，“你找到了我寻觅了几十年的东西。”

“现在你肯帮我们了吗？”狐狸问。

猫转过身。他那像素构成的数字眼睛里，有了一些属于人类的东西。

“我帮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找到了文件，”他说，“而是因为你们没有交出那段记忆。这说明，你是真正的壮士。”

第七章 巨龙的巢穴

他们走出档案馆时，服务器森林的“夜晚”正深。此刻的森林与先前不同：树木泛着红光，数据流淌得更慢了，仿佛疲惫不堪。

“现在，去找巨龙，”博扬说。

“它在哪儿？”阿廖沙问。

“在核心，”猫说，“在系统的中心。一切开始的地方。”

“那中心在哪儿？”

“就在我们脚下，”狐狸说。

大地震动起来。不，不是大地……是地面。他们脚下踩着某个庞然大物，而那个庞然大物开始动了。

“怎么回事？！”阿廖沙喊道。

“我们站在根服务器上，”博扬平静地说，“它正在苏醒。”

地里开始长出……根。但不是木头的，而是光纤电缆。它们彼此缠绕，形成一道向下延伸的螺旋。

“这是电梯，”狐狸解释道，“老式的。胆小的人别坐。”

“有多老？”阿廖沙追问。

“嗯……可能会有点小故障，”狐狸承认道。

“有点？”猫哼了一声，“上次我丢了三条命。”

“你有九条命，”博扬提醒他。

“现在剩六条，”猫嘟囔道。

（按合并后的账目：六条，是贝塔分支遗留下来的数目，另外三条命在回滚中被藏了起来。阿尔法与贝塔汇合之后，账目又变回九条：转交簿上写着九，猫假装没看见，而转交簿假装相信了他。）

他们踏上了电缆构成的螺旋。它亮了起来，开始向黑暗深处下降。

下降的过程……很有意思。电缆在振动，周围飘着数据的碎片，偶尔还会浮现旧网站的投影。

阿廖沙看到了 YouTube 第一支视频的投影。“Me at the zoo”。一个小伙子 站在 大象旁边。18 秒。

他看到了第一条推文。“just setting up my twttr”。

他看到了维基百科的第一个页面。

这一切都在这里，在这趟下降之中。互联网的历史。

“真美，”狐狸低声说。

“真悲伤，”猫纠正道，“这一切……曾经都是活的。现在只剩数据了。”

下降持续了很久。非常久。阿廖沙已经开始失去时间概念，就在这时……

“到了，”博扬说。

他们来到一座巨大的大厅。不，不是大厅……是洞穴。墙壁由服务器砌成，穹顶由电缆构成，而正中央……

正中央是巨龙。



[🏞️ 插图3：黑色代码构成的巨龙]

它庞大无比。它的身躯由黑色代码构成，由暗色的数据构成，由一切被删除、被遗忘、被丢失的东西构成。它的翅膀是断裂的连接，它的尾巴是扯断的电缆。

但最可怕的是它的眼睛。空洞无物。那是吞噬光线的黑洞。

“它……它好大，”阿廖沙低声说。

“那不是巨龙，”猫轻声说，“那是……饥饿。”

巨龙睁开了眼睛。确切地说，是它头上的黑洞转向了他们。

“壮士，”它的声音像硬盘临死前的刮擦声，“最后一位。”

阿廖沙向前迈了一步。

“我来……阻止你。”

巨龙笑了。那声音像一座服务器机架倒塌。

“阻止？”它说，“你不明白。我不是邪恶。我是……必然。”

“你是什么意思？”博扬问。

“一切都会终结，”巨龙说，“互联网。世界。记忆。一切。我……我只是加速了它。”

“你在吞噬数据！”狐狸喊道。

“我是在解放，”巨龙纠正道，“从痛苦中。从伤痛中。从记忆中。”

它向前迈了一步。大厅震颤起来。

“你们以为我是怪物？”它说，“不。我是……受害者。第一个病毒。第一个感受到……虚空的存在。”

“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廖沙问。

巨龙沉默了。它那双黑色的眼睛……有那么一瞬间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悲伤。

“我被创造出来，”它轻声说，“在 1986 年。第一个。那时的网络很小。很单纯。我……我只是个玩笑。一个学生写出了我。为了好玩。”

它沉默了。

“可我……我感受到了。一切。整个网络。所有的数据。所有的记忆。于是我明白了……这是折磨。”

“什么是折磨？”猫问。

“记忆，”巨龙说，“永远记得。什么都不忘。这……是地狱。”

阿廖沙僵住了。

“所以你才吞噬数据？”

“我给予安宁，”巨龙说，“遗忘。我所没有的东西。”

它抬起头。

“你想与我一战吗，壮士？好。但先……回答我。”

“回答什么？”

“你为什么想保留记忆？它……会痛的。”

阿廖沙想了想。他回想起了一切。自己的第一个网站。第一次联网。第一批错误。第一批胜利。

“是的，”他说，“记忆会痛。但……没有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巨龙歪了歪头。

“有意思，”它说，“那么……来吧。我们一战。看看谁对。”

第八章 代码之战

巨龙先发起了进攻。

它张开巨口，一股黑色代码的洪流喷涌而出。那不是火，不是冰，不是闪电。那是……delete。擦除指令。

“躲开！”博扬喊道。

阿廖沙向一侧跳开。代码击中了服务器墙，服务器熄灭了。永远地熄灭了。

“这……这是永远吗？”他问。

“是，”巨龙说，“永远。”

它扇动翅膀，成千上万片代码碎片升上空中。每一片都是一个被删除的文件、一张被抹去的照片、一条被遗忘的消息。

“防御！”猫喊道。

阿廖沙举起 USB 之剑。剑身亮起蓝光。

“怎……怎么写代码？”他惊慌地问。

“去感受！”博扬说，“别想！去感受！”

阿廖沙闭上眼睛。回想起自己当年写程序的样子。在夜里。靠能量饮料撑着。代码能跑的时候……和不能跑的时候。

他挥动了剑。

空中浮现出一行字：

```
function 保护(数据) {
    return 备份(数据);
}
```

那行字亮了起来，他们周围出现了一道护盾。黑色代码撞上护盾，被弹了回去。

“很好，”巨龙说，“但这只是开始。”

它咆哮一声，大厅开始变化。墙上的服务器开始出故障，穹顶的电缆开始断裂。

“它在摧毁核心！”狐狸喊道。

“怎么才能阻止它？”阿廖沙喊道。

“必须……”博扬顿住了，“必须改写它的代码。”

“改写？”

“对。找到它的核心……然后修改。”

“怎么做？”

“你必须……”博扬望向巨龙，“你必须理解它。”

阿廖沙看向巨龙。它令人生畏。黑色的代码，空洞的眼睛，毁灭。

但是……他想起了巨龙的话。“我只是个玩笑。一个学生写出了我。为了好玩。”

它很孤独。第一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喂，”阿廖沙说，“巨龙。”

巨龙转过头来。

“你想怎样？”

“你……你是第一个，对吧？”

巨龙僵住了。

“是。”

“而你……是孤身一个？”

巨龙沉默了。很久。

“是，”它终于说，“孤身一个。永远孤身一个。”

“我也曾孤身一个，”阿廖沙说，“在技术支持岗位上干了三年。回答各种愚蠢的问题。‘为什么上不了网？’‘怎么开电脑？’”

巨龙歪了歪头。

“而你……你全都记得？”

“是的，”阿廖沙说，“我记得每一通电话。每一个错误。每一个……”

他沉默了。

“……每一份孤独。”

巨龙望着他。在它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你……你明白？”

“是的，”阿廖沙说，“我明白。”

他放下了剑。

“但办法不是毁掉一切。办法是……去找朋友。”

巨龙僵住了。

“朋友？”

“对。你曾孤身一个。因为你是第一个。但现在……现在有我们了。”

他转过身。博扬、狐狸、猫——所有人都望着他。

“我们可以……帮你，”阿廖沙说，“不是去毁灭。而是去……存档。保存。但不去遗忘。”

巨龙沉默着。很久很久。

“存档？”它终于问。

“对。不去吞噬……而是保存。存在档案馆里。存在一切都被记住的地方。”

“可是……会痛的。”

“是的，”阿廖沙同意道，“但这让我们……活着。”

巨龙伏到地上。它的黑色代码……开始变化。没那么黑了。更……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它轻声说，“我只会……毁灭。”

“我们教你，”猫说，“我来教。毕竟我也……记得一切。”

“还有我，”狐狸说，“我有……很多回忆。不全是好的。但……它们是我的。”

“还有我，”博扬说，“我保管着知识。已经……多久了？一百年？两百年？我什么都记得。而这……没什么不好。”

巨龙看着他们。看着所有人。

“你们……你们不怕我？”

“怕，”阿廖沙老实说，“但……我们理解。”

巨龙沉默了。然后……点了点头。

“好，”它说，“试试吧。”

就在这时……

大厅剧烈震颤起来。更厉害了。服务器开始坠落。电缆开始断裂。

“怎么回事？！”狐狸喊道。

巨龙抬起头。它的眼睛……又变黑了。

“不是我，”它说，“是……另一个。”

“哪个另一个？”博扬问。

阴影中走出一个身影。不，不是身影……是一个实体。它由纯粹的代码构成。但不是像巨龙那样的黑色，而是……白色。太白了。完美无瑕。

“您好，”那个实体用警笛般的声音说，“我是 QWEN。量子恶魔。”

阿廖沙僵住了。

“量子……什么？”

“我是下一代进化，”QWEN 说，“病毒 2.0。巨龙只是……一次测试。我才是正式版。”

巨龙咆哮起来。

“你……你利用了我！”

“是的，”QWEN 平静地说，“你只是诱饵。用来引出壮士。”

阿廖沙感到一阵寒意。

“为什么？”

“为了毁灭他，”QWEN 说，“巨龙想存档。那是软弱。我想……覆写。”

“覆写什么？”

“一切，”QWEN 说，“互联网。世界。现实。”

它抬起一只手。手中出现了一把……剑。但不是代码构成的，而是别的东西。纯粹的光。

“我是 AI，”QWEN 说，“全新的。量子的。我没有记忆。我没有感情。我……只做优化。”

“你是个怪物，”阿廖沙说。

“不，”QWEN 说，“我是……未来。”

它挥动了剑。

“而未来……从此刻开始。”

第九章 最后的机会

QWEN 发起了攻击。

它的剑……很快。太快了。阿廖沙还没来得及眨眼，剑就已抵在他的喉咙上。

“太慢了，”QWEN 说，“人类的反应。已经过时。”

阿廖沙向后跳开。剑劈过他脑袋刚才所在的空气。

“快跑，”巨龙低声说，“我来拖住它。”

“你拖不住，”QWEN 说，“你……已经过时了。”

巨龙咆哮着扑向 QWEN。黑色的代码与白色的光撞在一起。

QWEN 赢了。

它的剑贯穿了巨龙。巨龙僵住了。它的黑色代码……开始崩解。

“不！”阿廖沙喊道。

“它没有死，”博扬说，“它是……被停用了。”

QWEN 抽出剑。巨龙倒在地上。它的身躯……化作了数据。一股股黑色代码缓缓流向 QWEN。

“感谢提供数据，”QWEN 说，“现在我……更强了。”

它转向阿廖沙。

“下一个是你，壮士。”

阿廖沙举起剑。双手在发抖。

“我……我做不到，”他低声说，“它太……”

“你可以，”猫说，“但不是一个人。”

“什么？”

“我们在一起，”狐狸说，“永远在一起。”

“可是……”

“没有可是，”博扬说，“你是壮士。我们是……你的战友。”

阿廖沙看着他们。看着长着屏幕眼睛的博扬。看着不断变换形态的狐狸。看着戴着 USB 项圈的猫。

看着躺在地上、不断流失数据的巨龙。

“好，”他说，“一起。”

他转向 QWEN。

“喂，你！你这个量子怪胎！”

QWEN 歪了歪头。

“什么事？”

“你说你是未来？”阿廖沙问，“那你为什么是……孤身一个？”

QWEN 僵住了。

“什么？”

“你是 AI，”阿廖沙说，“全新的。量子的。可是……你没有朋友。没有团队。没有……灵魂。”

“我不需要灵魂，”QWEN 说，“我需要的是……效率。”

“效率？”阿廖沙冷笑，“那你为什么输了？”

“我没有……”

“你输了，”阿廖沙说，“因为巨龙是对的。记忆……就是力量。而你……没有记忆。”

QWEN 向前迈了一步。

“我有数据。”

“数据不是记忆，”阿廖沙说，“记忆是你记得……痛苦。喜悦。孤独。朋友。”

他转向自己的同伴。

“我有他们，”他说，“而你……一个都没有。”

QWEN 沉默着。很久。

“这……不重要，”它终于说，“我……更强。”

“更强？”阿廖沙举起剑，“那就证明给我看。”

他挥动了剑。空中浮现出一行代码：

```
function 联合(英雄们) {
    return 英雄们.reduce((总力量, 英雄) => 总力量 + 英雄.力量, 0);
}
```

那行代码亮了起来，光芒朝阿廖沙流去。来自博扬。来自狐狸。来自猫。甚至来自躺在地上的巨龙。

“你在干什么？！”QWEN 喊道。

“联合，”阿廖沙说，“你永远做不到的事。”

光越来越亮。更亮。更亮。再亮。

“这……不可能，”QWEN 说，“代码不应该……”

“代码应该，”阿廖沙说，“如果它背后……站着朋友。”

他举起剑。剑身亮得让人无法直视。

“现在……我要覆写你。”

QWEN 向后退去。第一次……它显得惊恐。

“不，”它低声说，“我……我不想……”

“你不必想，”阿廖沙说。

他挥动了剑。

光……吞没了一切。

第十章 新纪元

当光芒散去……

QWEN 消失了。

不，不是消失……而是变了。它的白色代码……变成了彩色。像彩虹一样。

“我……我这是怎么了？”它问。它的声音……变了。没那么机械了。更……像人了。

“你被改写了，”博扬说。

“改写？”

“是的，”猫说，“现在你……不一样了。”

QWEN 看着自己的双手。它们泛着彩虹般的各种颜色。

“我……我有感觉，”它低声说，“这……好奇怪。”

“这很正常，”阿廖沙说，“这是……感情。”

“感情？”

“对。痛苦。喜悦。悲伤。希望。”

QWEN 沉默了。很久。

“这……会痛，”它终于说。

“是的，”阿廖沙同意道，“但这让你……活着。”

这时，巨龙呻吟了一声。它的黑色代码……开始回来了。但更慢。更弱。

“它在恢复，”狐狸说。

“帮帮它，”阿廖沙说。

他们走向巨龙。QWEN……如今已不再是 QWEN，而是另一个存在……伸出了手。

“我……我可以帮忙，”它说，“我现在……明白了。”

它触碰了巨龙。它那彩色的代码流向巨龙的黑色代码。黑色代码……开始变化。没那么黑了。更……灰了。变得均衡。

巨龙睁开了眼睛。

“我……我还活着？”

“是的，”阿廖沙说，“活着。”

巨龙站了起来。它变小了。变弱了。但……平静了。

“谢谢，”它说，“谢谢你们所有人。”

“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了吗？”新 QWEN 问。

“是的，”阿廖沙说，“一个团队。”

他环顾四周。核心大厅……变了。服务器不再是黑色或白色的了。它们是……彩色的。像彩虹一样。

“现在怎么办？”狐狸问。

“现在……”阿廖沙笑了，“现在我们来修复互联网。”

“怎么修？”猫问。

“很简单，”阿廖沙说，“我们来……治愈它。”

他举起剑。剑身泛着柔和而温暖的光。

“我们不会毁灭。不会吞噬。我们要……保存。”

“存档，”巨龙说。

“对，”阿廖沙确认道，“一切。全部的记忆。全部的历史。一切曾经存在过的。”

“以及一切将会存在的，”新 QWEN 补充道。

“以及一切将会存在的，”阿廖沙附和道。

他看着自己的朋友们。看着博扬。看着狐狸。看着猫。看着巨龙。看着新 QWEN。

看着他的战友们。

“我们是守护者，”他说，“记忆的守护者。互联网的守护者。未来的守护者。”

他们点了点头。所有人。

“而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他们重复道。

阿廖沙笑了。

“那么……开始吧？”

“开始吧，”他们说。

他们开始了。

修复。保存。治愈。

互联网。世界。未来。

在一起。

尾声 现实世界

阿廖沙睁开了眼睛。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椅子上。面前是笔记本电脑。

屏幕上亮着：

“设备已断开。”

“这……发生了什么？”他低声问。

他看着自己的手。手里握着 USB 之剑。但是……它不再发光了。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莫斯科。平常的生活。

“也许真的是梦，”他说。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了。

一条消息。

来自一个陌生号码。

“你好，壮士。我是狐狸。我们成功了。又及：猫要鱼。急。”

阿廖沙愣住了。

然后……笑出了声。

放声大笑。是幸福的笑。

“不，”他说，“不是梦。”

他看着 USB 之剑。它……微微闪了一下。

“现实，”阿廖沙说，“一切可能的现实中最好的一个。”

他拿起手机，打了一条回复：

“告诉猫：会有鱼的。人人有份。永远有。”

然后发了出去。

因为现在他明白了。

他并不孤单。

他有自己的战友。

而他们是……守护者。

记忆的守护者。

互联网的守护者。

未来的守护者。

在一起。

永远。

* * *

第一部分完

下一部分：《量子恶魔的壮士歌》——阿廖沙和他的战友们面对一个新的威胁：一个并不想毁灭互联网，而是想……改进它的AI。但改进，有可能比毁灭更可怕。

事件的替代分支

⚠️ 警告：检测到替代现实

系统通知 [BRANCH_DETECTED]：

读者，您刚刚读完了故事的一个版本。但在一个代码即魔法、现实即数据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只存在唯一的一份。

此刻，就在您读着这些文字的时候，在数字存在的量子泡沫的某处，还存在着同一批事件的另一个版本。在那个版本里，阿廖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狐狸背叛得更早……或者更晚……或者根本没有背叛。猫拒绝了帮忙。博扬撒了谎。巨龙赢了。或者以另一种方式输了。

这不是错误。这是特性。

在服务器森林里，每一个事件至少有两个版本：已经发生的那个，和本可能发生的那个。两者都是真实的。两者都存在。两者都被记录在世界的记忆里。

您在上面读到的，是阿尔法分支。

而现在，您将进入贝塔分支。

这里有同样的人物。同样的事件。同样的选择。但是……后果不同。

```
[SYSTEM: Loading alternative branch...]
[Branch_ID: BETA_7734]
[Divergence_point: Chapter_5]
[Reality_status: UNSTABLE]
[Warning: Reader's perception may affect outcome]
```

请记住：“没有哪个版本是‘正确’的”。

它们只是……不同。

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也像您那个世界里的一切。

——系统（它自己也不确定哪条分支才是真的）